

有多少心灵的栅栏，看不见，摸不着，若有若无，似坚似柔，却分明牵绊了你的心灵飞翔，阻碍了你阔步前行的步履，思维狭隘，天地缩微。

名人明言微语录

心灵的栅栏

安 凉

有多少心灵的栅栏，源于内心的脆弱和自卑，源于寻找一份所谓的安全和自卫。最终，它可能舍弃了天人合一的大我，换得一丝小我的自慰。

有多少心灵的栅栏，等同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传统的劣质，是世俗的品栊。它束缚了乃至奴役了你一生，你或许还沾沾自喜，感恩戴德，这就叫悲剧。

有多少心灵的栅栏，也是你纵容指使，抑或软弱、麻痹、随心所欲。它形成了一个无形的自我圈禁，从此碌碌再无大为。

有多少心灵的栅栏，经历了长年累月，经历了日光夕晖，自我膨胀，潜滋暗长。摒弃优良，屏蔽丰华，把心灵囚禁于锈迹斑斑、衰落

破败的古堡之中，不可自拔。

心灵的栅栏有时鲜花簇拥，美妙绝伦。别人言不由衷的赞美，自己不辨不识，也飘飘然，不知心在沉沦。沦为井底之蛙，还自鸣得意。

心灵应该是广阔无垠的，比天地更宽广。如果连想象也要磕磕绊绊，倘若思维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行动必然更拘谨，更畏缩。

心灵的栅栏分隔和割裂了本应广袤的心灵。多少心灵由此扭曲畸形。从他们的心灵视角观望，所见的世界和心灵也是扭曲畸形的。

要拆除这心灵的栅栏，需要超理智的敏锐和果敢，也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拆除是一种本真的回归，也是一种理性的

扬弃。拆除的过程，应该是一种灵魂的涅槃。

拆除这心灵的栅栏，还原仁厚之心灵本色。以君子坦荡荡之胸怀面对世界和众生。也许这世界或者某人曾经给予你心灵的伤害。就让这伤害为仁爱所覆盖。让那栅栏也溶于泥土，营养着心灵晶莹剔透的天地。

不是不要是非，也不是不讲差别，但心域的宽窄决定了你的视野。不处处设防，也不弄小你的心眼。人与人的相处，当是心灵与心灵的包容和坦诚，心灵带着栅栏，就一定带着成见。

别人怠慢你、排斥你，或者不冷不热地待你，因为你已被别人心中无形的栅栏分移并隔离。而如果你也不知不觉地怠慢、排斥别人，是因为心中已生长一片片栅栏，它已不属于原生态，请用善良与大爱去拆除这密布丛生的栅栏！

2011年的春天，芬芳沁人的白玉兰在和煦春风的吹拂下更显得千枝万朵风姿绰约。4月的上海，第21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的颁奖典礼上，京剧荀（慧生）派传人的翘楚、北京京剧院的优秀演员常秋月以《勤玉钗》一剧一举折桂，荣获了主角奖。

君秋演绎的《游龙戏凤》，早已风靡内地及海外市场；就是现在，还可以通过电影欣赏、回味。不过，常秋月这次带给上海观众的，是久违舞台的筱派表演艺术。

我们再来看一个“闪回”：2005年9月，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京剧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上，常秋月另辟蹊径，以一出筱派名剧《战宛城》独领风骚。常秋月扮演的邹氏一出场，就以踩着跷的快速步摆出现，左右顾盼，双目传情，让人眼前一亮。她以准确、细腻的表演，活灵活现地展现了一个战乱年代不能把握自身命运的寡妇的凄艳形象，让观众领略了筱派艺术的魅力。

初赛没有疑问，顺利晋级。关键的决赛，常秋月还是以筱派的《翠屏山》登台亮相，一戏定乾坤，夺得当年花旦组金奖的榜首，由此声名鹊起，扬名全国。

常秋月前后两出筱派剧目，在短短一刻钟的时间内，花旦行当唱、做、念的技巧全部展现了。因为这是一些“冷戏”，连不少评委都说没见过；京剧名家耿其昌看了以后就说，这孩子是经过高人指点的。后来就另一位评委、京剧花脸名家陈霖苍（陈永玲之子）露了底，大家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呢！

原来，晚年的陈永玲看了常秋月的表演以后，就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这么一棵好苗子，只是自己身体有病，不能把自己的满身本领倾囊相授。他就根据常秋月的条件，给她增加了一些形体动作、人物表情，使常秋月一下子感到丰富了不少。

这次常秋月为了怀念恩师陈永玲九十诞辰，特地带了上海观众既熟悉又陌生的三出戏。更有意思的是，这次与常秋月搭档的三位老生演员，正是与常秋月“同科中榜”（2005年“青京赛”）的老生演员“三鼎甲”：奚（啸伯）派的张建峰，与她合演《乌龙院》；余（叔岩）派的凌珂，与她合作《游龙戏凤》；谭（鑫培）派的第七代传人谭正岩，与她共同演绎《翠屏山》。这样的组合，一定会亮点频出，精彩纷呈。

常秋月的上海“秋月”，一定会“胜似春光”。



秦未来

晶莹里捏得出鲜嫩，洁白里浸润着水灵。是荷花仙子托梦于苍凉戈壁，天宇间才下凡如此纯洁的女神。在江南出淤泥而不染，在沙漠砾风沙而不娇。两片矜持高傲的花瓣，犹如峥嵘的雄冠，耸立于边塞航天城。瞧你又像两只竖起的耳朵，静静倾听远方成功的喜讯。当惊奇于两片花瓣含笑抚掌时，围绕的一圈行星也会欢快地炫动。

题“银荷之光”

游本风

淮海路。前两年碰到小瑛，惊叹她还是那么光彩撩人，我想汤兄能写出如此传神歌词一定离不开小瑛的细心照料。

坤哥很努力很勤奋，很多年前就调到合肥工作。他时常惦记着淮河，更惦记陪伴四年的老同学。这次同窗同桌纪念活动，他提议大家去合肥聚会，他的号召力不减当年，大家订好高铁票，相约合肥。

七夕会

七夕会，先行告退。但车只要使钱，仍可以复活，人却不能。车不怕趴窝，人一趴下，起不来的多。只要多加关注，自己身上薄弱环节还是能够察觉到的。早意识到早防范，让自个儿（身上）的零件组合不出问题，跟着多工作几年。命是自己的嘛。

一友嗜酒，肝硬如石，胃出血两次，终不敌酒虫，又偷喝，暴毙。酒自成为世间一物，迎送英雄，也尽数折翻藐视其者。烟也好酒也好，先人制出这两样东西总有道理。乐极必生悲，快活就得少活。

大家各奔东西，后来我们几乎忽略了在城市西南区域还有一座小镇。

二十多年前这片区域划入徐汇区，破旧立新拓宽拉直马路，盖起了华夏宾馆盖起了光大会展中心，盖起了许多滨河小区，小镇消失了。今天除了“漕河泾”三个字

漕河泾

简 丹

景。有次给一位朋友送东西，他说住在徐家汇附近，发来定位竟然靠近中环路。我到了之后耐心开导他，以后就说是漕河泾开发区，国家级高科技园区，身价一点不输徐家汇。

当年沮丧失落的心情，他是多么喜欢上海，多么喜欢漕河泾。如果不包分配，坤哥肯定是现在新上海人群中的杰出人才。记忆最深的，是最后宣布毕业分配名单时，坤哥坐在

最后一排，砰的一声巨响，日光灯管爆了？不是，是坤哥重重一巴掌拍在脆弱无助的课桌上。这些年无数次兜兜转转出漕河泾这个去掉镇字的优雅区域，老朋友谭兄曾经在漕河泾街道办事处工作，知道泊车很方便，几次来看他和约朋友聚会都放在冠生园路附近，只要经过这片金桂飘香

的区域总会闻到许多朋友的甜蜜呼吸。老朋友汤兄写过一个老歌《假如你要认识我》传唱多年，认识汤兄就是在漕河泾附近，我们没有去青年突击队也成了老朋友。他的出生地就在这里，汤兄和小瑛夫唱妇随，他们从漕河泾的老家出发乘地铁到陕西路环贸只要半小时，两个人手牵手逛逛

醒了，让一块痰憋醒的。轻轻一咳，痰到了嘴里，吐前咬了一下，竟有咬劲。支气管有自净功能，一刻不停清扫着吸入的废物，积淀时间越长越黏厚。很多人就是被痰憋死的，想想有些后怕。人在睡着时是最无力的。生与死，真的只是呼吸之间。

舅舅同我谈过死，说他知道会怎么死。死还远，怎么可能先知？我一直很敬佩舅舅，信将信疑。

舅舅一天抽三包烟，从一早到晚上，从过去到现在，不间断。他跟我说接受过全身检查，肺最是顶呱呱。他为有一个强有力的肺而自傲。他离世将近一个月了，是被他老是夸赞的那个肺背叛了。我手里报废过两辆车，都是“寿数”到了。车跟人一样，运转久了，总有某个部件使命到头，先行告退。但车只要使钱，仍可以复活，人却不能。车不怕趴窝，人一趴下，起不来的多。只要多加关注，自己身上薄弱环节还是能够察觉到的。早意识到早防范，让自个儿（身上）的零件组合不出问题，跟着多工作几年。命是自己的嘛。

远烟酒

詹超音

一友嗜酒，肝硬如石，胃出血两次，终不敌酒虫，又偷喝，暴毙。酒自成为世间一物，迎送英雄，也尽数折翻藐视其者。烟也好酒也好，先人制出这两样东西总有道理。乐极必生悲，快活就得少活。

健康

斜桥榨菜

西 坡

提到斜桥，上海人脑子里马上跳出两个“意象”：一是区域；一是榨菜。

作为“区域”概念的斜桥，在上海市南五条马路的交汇处，这里原有一座桥，斜桥，上世纪初就没了，空有地名留传至今；作为“榨菜”概念的斜桥，多少年来一直好好地卖着，只不过它的出生地在浙江海宁斜桥镇，是许多人并不清楚的。要对两者进行区分，仅靠动词即可，比如，“到斜桥”或“买斜桥”，没有人会因此犯迷糊。很多时候，“榨菜”概念的斜桥比“区域”概念的斜桥，给人以更加强烈的印象。

有人说，如果要随身带着斜桥榨菜，就拥有了“一菜一汤”，出国旅行心里就不慌，吃饭就踏实。

这倒是真的。我想，这是所有出境旅行者的共识。我尚可宕开一笔的是，太太差我去超市买榨菜，总要不厌其烦地再叮嘱我一句：“要斜桥的。”

为什么？

榨菜分川式和浙式。川式可以想象；浙式的代表就是“斜桥”。除了“老字号”外，斜桥榨菜究竟还有什么“后手”让江南一带的家庭主妇情有独钟？

大致说来，它有一种其他派别的榨菜少有的酸劲，锐度相当饱和；它的鲜度又很突出；再加上厚实香脆。这些在煲汤上的表现尤为出色，可搅番茄蛋汤为例。不少人会以为斜桥榨菜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诞生的，其实不然，至少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有了。然而，它之所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家喻户晓，有个传奇人物——封益生，是绕不过的。是他，于1982年在国内第一个开发成功“斜桥”牌真空小包装美味榨菜，为此还得了很高级别的奖牌。这是我在踏访王国维故居后，顺道参观久闻大名的斜桥榨菜厂时才获知的。

也许有人会说：不就是把零零碎碎的榨菜放在一个小袋袋里而已，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此话差矣！

记得吗？20世纪初，著名电机专家斯坦门茨帮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修理一台无人能修的电机。故障排除后，斯坦门茨开出的酬金是1万美元。人们惊呆了：你只在出问题的部位用粉笔简简单单画了一条线，怎么要拿1万美元？斯坦门茨告诉他们：“画一条线，1美元；知道在哪儿画线，9999美元。”

开发“真空小包装榨菜”，看似拍脑袋而来的小小改变，但从此颠覆了榨菜生产、销售、运营的传统模式，影响或改变了消费者的生活方式。这难道不是“知道在哪儿画线”的升级版吗？

同样道理，发明方便面的人不就做切面的人赚得多吗？又有谁不服！

“知道在哪儿画线”，是生产力，是

创新思维真正价值所在。

我见识过不少生产腌制品、调味品的厂家，总体印象是“眼不见为净”，其中的潜台词就不说了。到斜桥榨菜厂一看，放心了。据说当初环保部门对于该厂下过一道死命令：通过水路运来的榨菜原料吊到岸上，不允许有汁液滴滴落落落地流到河里，否则不算通过不过！我不知道，这还算不过于严苛了？但“斜桥”厂对于卫生的敬畏，大概毋庸置疑。

叫一声“封老板！”后，同行的朋友马上纠正说：“哎，还是叫封厂长的好。”原来，在民营企业高度发达的浙江，“斜桥”厂竟然是同业中唯一的国企，既然如此，其掌门人该叫“厂长”才是。在市场竞争极其激烈的情况下，这家一百号人的小厂，遭遇过诸多困难，比如只能靠手工挑筋修剪的工序等，限制了全自动生产线的投入，规模效应就上不去……但他们没有自暴自弃，每年还实现利税达三百多万元。封厂长说，想到还有那么多职工需要

在岗，想到还有那么多的日本、加拿大、新加坡等国



二色橙

（钢笔画）

陆锡民

